

我的青春 你的城

WODE QINGCHUN NIDE CHENG

红九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北京 ·

她满脸邪恶对江山龇牙低叫：“再说，就算挖，我也不能挖一姐妹啊！啧啧！”

江山闻声对卓燕怒目相向：“卓文静你什么眼神？姐妹？你觉得自己身上有一星半点堪称女性的特质吗？要我说，你就是个还没来得及变声的爷们儿！”

卓燕立刻回他一句：“呸！你个死相，胡说八道吧！”说完被自己雷得一哆嗦，飞快搓起胳膊上的鸡皮疙瘩。

江山听到“死相”两个字，不禁也是浑身一颤。

路阳看看卓燕又看看江山，眼神游移在两人身上好半天后，坏兮兮地笑起来：“我有个销魂发现！你俩动作可真默契呀！”

卓燕江山闻声同时向对方看去。

匆匆对视一眼后……再次不约而同地狂搓起自己手臂，边缩脖子颤抖边发出无法忍受的一声叹息：“恶……”

路阳在一旁兴奋地拍手直叫：“哇塞！真齐真齐！你们俩从动作到表情到音调，怎么就能这么齐！”

卓燕当即转头啐她：“闭嘴！你这巴嘎！”

路阳却依然拍手欢叫，像智力还没发育完善。

老师站在讲台上，几乎已经气急败坏。

“那两个同学旁边的女生，你笑什么？我刚说完他们俩，你就在一旁笑个没完，怎么，是在对我挑衅吗？真是不像话！下了课，你跟他们俩一起到前边来！”

卓燕斜眼瞥着路阳，幸灾乐祸地对她小声斥骂：“叫你得瑟，活该！”

路阳冲着讲台上的老师努努嘴，问她和江山：“这老师怎么这么暴躁啊？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卓燕接话：“她更年期！”

江山紧凑补充：“她躁狂症！”

路阳来不及插话：“她……”

卓燕紧接着又说：“她母老虎！”

江山毫不迟疑地跟上：“她河东狮！”

路阳依然来不及插话：“她……”

卓燕：“她如狼似虎！”

江山：“她欲求不满！”

路阳嘴巴张了合，合了张，瞪大了眼睛望着那两人，啧啧有声地感慨道：“你们俩这配合，太绝杀了！我算看清了，只要你俩一张嘴，这一递一句的，别人是甭想能说话了！”

卓燕和江山闻声不由再次齐齐向对方望去，面无表情故作镇定地互相凝视两秒钟以后，

路阳本以为她在生气，小心抬眼一瞧，不禁有些紧张起来。

——这姑娘居然一脸喜滋滋的样子，好像有什么奸计可以得逞一样。

她纳闷地问卓燕：“文静妹，你没事吧？你刚刚可是被人嫌弃了，不过你怎么这么高兴？我想问，你的羞耻心究竟长到哪里去了？”

卓燕用力一甩头，气势万千地说：“切，居然敢嫌我？也不看看他老婆追到手没，就敢嫌我？”她拍拍路阳肩膀，眼神睥睨天下一般：“妹子，等着看江山怎么悔不当初地来求我原谅吧！一想到不久的将来他就会低声下气地对我求饶，我就兴奋得想要尖叫呀！哇哈哈！”

路阳一下变得木木的，如同被雷劈过……

狠狠奸笑数声，卓燕甩一甩头，一脸严肃地对路阳说：“路阳，记住，这就叫——与班长斗，其乐无穷！”

接下来两天，宿舍的气氛比较低迷。经过一番悉心探索后，卓燕找到原因所在。

原来这几天爱抽风的小余专心于怔怔发呆。

无论大家说什么聊什么，她都不大搭话，一副文艺女青年的忧郁样子，带着满脸明媚的忧伤，痴痴呆呆地一遍遍听迈克尔·杰克逊的激狂音乐，着实变态。

卓燕颇有些崩溃。

她觉得小余那脸娴静的忧伤配上满屋激狂的音乐，怎么看怎么不搭调，她甚至担心看久以后，忧伤的正主还没怎样，旁观的无辜群众却已被刺激得精神分裂了。

为了健康着想，她对小余殷殷询问：“小鱼，怎么这么忧郁呢？让猫盯上了怎的？”

小余转头看她，眼神似大梦初醒般迷蒙，冲她慢腾腾做了个口型：“歌——屋——恩！”

彼时《武林外传》还没有问世，这句郭芙蓉用在吕秀才身上的经典台词却已提早一步被小余用在卓燕身上。

乍听之下，卓燕一头雾水，根本没懂小余在说什么。

歌——屋——恩，是什么东东呢？

怀着满腹疑惑，她重复了一遍。

脑中突然灵光一闪，她懂了！

滚！

万般凶狠地望向小余，卓燕恨不得抽死她才好。

她报复地对小余叫：“思春妹！”

本以为小余会暴跳打人，结果她却受惊似的抬起头，心虚气短地看着卓燕问：“你、你

乡的男人，另一个男人是我姐妹看上的男人，你们说，我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

听完她的话，旁边二人面色各异。

路阳若有所思，小余一脸兴奋。

小余脱线的表情让卓燕很不能理解：“我要勾引你心仪的男人去了，你怎么看起来这么高兴？”

小余热切地望着她，低声叫道：“太好了！文静你就放开怀抱去勾引吧！你如果能够成功，就意味着可以帮我搞到他的QQ号，真是太棒了！”

卓燕不可思议极了：“妞，你没事吧？这么大方？不吃醋？”

小余“切”了一声，摆摆手说：“你情商怎么那么低？张一迪对我来说是偶像，知道什么是偶像不？偶像就是用来流口水的对象，是在脑子里YY用的，要是有机会能一起坐下来聊聊天吃吃饭那更好，当然吃不上话也不至于要死要活。我只是崇拜他，但不是爱他，你的明白？他这样的人，就不适合在现实生活里给咱普通老百姓当男朋友当老公，忒让人不放心。所以，文静同志，”小余拍拍卓燕肩膀，一脸的正义凛然，“大胆地去勾引他吧，我不怪你，我支持你！但务必记得，一定要给我搞到他的QQ号！”

卓燕一下变得目瞪口呆。

这疯狂的卓姑娘，她可真真是应了那首歌：女孩的心思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路阳一直在旁若有所思地看着卓燕。

卓燕被她瞧得寒毛倒竖，后背发冷。

她问路阳：“我说，你瞧嘛呢？”

路阳顺嘴就答：“我瞧爹呢！”

卓燕犹豫也不犹豫地就点头答应：“唉，乖女儿！”

结果路阳的一只手神出鬼没地探到她大腿内侧去，掐住，旋转，往死里拧……

卓燕咬着衣袖忍住尖叫，满眼闪烁着悲痛的泪花。

路阳眯着眼斜睨着她说：“瞧你这落魄相，跟街头浪子似的，就这形象还想去勾引张一迪，我觉得你基本是在痴心妄想。”

卓燕松开衣袖，仰头哀叹：“得，又一个人说我是浪子。我实在无法苟同你们这些狭隘分子的错误说法，明明就算浪，我也是浪女好吧！”

路阳嗤笑一声：“不识好歹！成，你是浪女，贼浪贼浪的！”

卓燕飞快白她一眼，耷拉下眼皮嗲兮兮地叫：“讨厌啦，你明知道人家不是那个意思啦！”



卓燕和张一迪本来约好下课以后一起去取苹果筐，可没等走出教室，江山就像个火箭炮一样冲进来窜上讲台大声叫道：“自控三班的同学都留一下，班导要给我们开班会！”

一听要开班会，卓燕就头大得要命。

哀号一声，她对张一迪说：“我班的班会从经验角度去看，怎么说也要开个一节课。你看这筐……”

她奸诈地想，张君应该会说不然改天好了，然后为了方便联系顺便故意不小心给她留下个联系方式什么的……

结果此君的做法却颇令她感到意外——想不到他竟对生命中那只萍水相逢的苹果筐产生了浓厚爱意：“不然这样吧，我就在你们宿舍楼前的篮球场那儿打球，等你开完班会回去了，顺便把筐给我吧。”

卓燕呆呆地眨眨眼，经过一小下错愕后，对张君迷乱地点头应道：“呃……啊？啊……啊！明白了！行行！没问题！”

她一边点头应着一边又忍不住在心中暗忖：此君莫不是有恋筐癖吧……

张一迪转身离开。

卓燕找了位子坐下。

江山从讲台上走下来坐到她旁边。

坐下后，他斜着眼睛睨着卓燕，嘴里啧啧有声：“啧啧！古人怎么说的来着？一日不见当刮目相看！我说文静啊，你这为了一张照片，算是下了血本了！”

他本来挺好看的一张脸，因为神情颇有些猥琐，卓燕怎么看怎么觉得他此刻真是非常欠揍。

江山无视卓燕对自己的轻蔑，又连连啧啧两声，怪里怪气地说：“啧啧！看来你拾掇拾

——在那一刻的下一刻，卓燕耳边忽然爆开一片尖叫声：“哇，好帅耶！真的真的好帅耶！连跌倒都像在跳舞一样！哇，张一迪！张一迪！张一迪！”

卓燕：“……”

卓燕囧囧有神地抬起手擦冷汗，心中无限感激让张一迪同学跌倒的那块地皮。

假如没有它，她不会这么快就脱离众女的视线凌迟……

吁口气，她一把扯回江山这关键时刻背信弃义的卑鄙小人，打算就思想道德方面好好损损他。

还没来得及开腔，球场上似乎发生了某种逆转性变化，场下众女齐齐歔歔哀号起来。

卓燕想抬头观望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结果没等视线到达球场，她就发觉自己好像再次成为众人怒视的对象。

卓燕战战兢兢向愤怒女生们回望过去，发现她们每个人都在咬牙切齿。

她不容江山从身边二次窜逃，用力揪住他胳膊不放，扭头问他：“怎么回事？为嘛这群大姑娘都瞪我一个人？”她说话时发现嗓子居然哑了。

可见刚才那一声，她喊得有多么受伤。

江山表情错乱，似乎很想表现出他其实并不认识抓他的这女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偏偏就被这女的给抓住不放了：“哎哎，松开，大庭广众的，别拉拉扯扯，班导刚才不是说了吗，让我们注意言行举止，乖，快把哥松开，注意影响！”

卓燕非常执著：“你告诉我她们为什么全都用眼神刺我，我就松开！”

江山低下头看她。

他个子很高，差不多也是一八零左右，两人离得又近，所以他看向她的姿态非常之俯视轻视以及蔑视：“真罪过，你刚刚作了什么孽你自己居然不知道？你头先那嗓子鬼叫不是让张一迪把球丢了吗？然后那球不是让对方白拣去了吗？然后对方端着那球一个干脆利落的三步上篮，进了，然后直接导致张一迪同学这一方以一分之差落败了。恭喜你，文静妹，你祸害人间的本领越来越登峰造极了！还有，姐姐喂，算我求你，快把我松开吧，等会都让你搓出皴来了！”

卓燕瞪大眼睛看着他，满心满肺的无法置信：“我居然改写了一场比赛的胜败结局？”

满怀激动的，她嘶哑感慨：“天啊，想不到我也有成为红颜祸水的一天！”

江山崩溃地挣开她的手爪子，语气真挚到天塌地陷：“文静，别胡思乱想，你是祸水没错，不过不是红颜级别的，那级别对姿色有要求！”

卓燕立刻愤怒了：“就是说，你觉得我没姿色呗？”

她想好了，江山要敢说是，她立刻大飞脚踹他！

江山同志很上道。

输了！”

卓燕龇牙咧嘴地“哦”了一声，看着江山急匆匆往教室外面走的背影，忍不住皱起眉头。

路阳凑过来想喊她一起回宿舍，看到她一脸迷乱地望着某人消失的方向呆呆不动，不禁贼兮兮地问：“文静，人都走远了，别看了，啊！想的话，再上课你就挨着他坐！”

卓燕扒开路阳的脑袋，一脸思索地说：“别捣乱，姐想事呢！我总觉得忘了点什么事，还是挺要紧的事！你让我好好想想，我感觉马上就能想起来了！”

路阳在一旁直撇嘴。

卓燕忽然一拍大腿叫道：“哎呀！上当！江山这个死狐狸精！我刚想起来，班导这星期出差啊！他是在跟我要花腔逃避唱歌！”

路阳拍着胸脯哭丧着脸直叫唤：“姑奶奶你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亏我早上吃的干饭没喝粥，不然这会儿失禁没失禁都不好说！”

在上英语课之前，小余郑重地对卓燕交代：“这节课下课时，务必把张君的QQ号给我搞来，否则你就别回来了，你的铺位我们会想办法改装成躺便的。”

卓燕很虚心地问：“躺便是个啥东东？”

小余一脸严肃地答：“知道坐便吧？请自行类比，相信你的智商会让你懂得什么叫躺便。”

卓燕立刻被小余的变态创造力所折服。

到了上课时，她先小心翼翼问张一迪：“老师讲的那些东西，你都会吗？”

张君淡淡地答：“还可以。”

卓燕直起身子，点点头：“哦。我回去自己好好看一遍的话，估计也能会个差不多。”停了停，脑袋又凑过来说：“反正都能会，要不，咱俩继续圈圈叉叉呀？”

张一迪侧头看她，忍笑似的抿着嘴说：“我没意见。”

卓燕立刻把事先画好的棋盘找出来，铺到两人中间。

接收到张一迪充满玩味的眼神后，她讪讪地说：“这个这个……见笑了哈，我确实是有备而来、有备而来！呵呵呵……”

张一迪闻声转过头去，手空握成拳挡在嘴巴前轻轻咳嗽一下。

等他再转回头，卓燕看着他愣呼呼地问：“你刚才是不是想笑？”

张一迪挑高眉毛看着她，直把她看得快要发毛时才云淡风轻一点头：“嗯。”

“呃……啊？”

卓燕忍不住更加的愣：“那个其实……你想笑就笑好了，反正我也不是没被你笑过，你不用假装咳嗽什么的，忍多了再把自己搞得内伤就不好了。”她一本正经地说。

张一迪也一本正经地答：“好。”

“唉！我还以为我和你不相上下呢！”比试结束时，卓燕闷闷地说，“结果我比你差多了！原来你和张一迪才叫不相上下！”

江山摸不准卓燕心里有没有生气，一径的笑着不敢轻易搭话。

“江山，”卓燕忽然抬头叫他，一脸风雨欲来的皮笑肉不笑，“干吗隐藏实力？逗我玩是吧？”说到最后，表情倏然一收，一脸的冲天怨气。

见她一副随时可能发飙的样子，江山赶紧讪笑着解释说：“我不是害怕打击你积极性嘛！你看你天天在张一迪那儿输得那么惨，要是在我这也一样整天都是输输输，没完没了的输，我担心你从此会失去生存下去的勇气不是！”

卓燕本来很阴郁地绷着脸，听完江山的话，她忽然“噗”的一声笑出来。

“呸！我就那么不抗活？你真是小看我！我告诉你吧，小强都没有我生命力旺盛，哼哼！”

江山见她笑了，一直紧绷的情绪也终于跟着松懈下来。

“哎哟，文静大姑娘，你总算是笑了，笑了就好、笑了就好啊！你别生气，哥这不也是为你好才骗你，你要理解哥的一片苦心，乖啊！这样，以后哥答应你不隐藏实力了，成吧？”

他有心忏悔，结果却听到卓燕断喝一声：“我呸！想这么简单就了结这件事，没门！”

江山一脸诚惶诚恐地望着她，不知道她到底想怎么折腾自己。

卓燕斜睨着他，眯着眼睛掐着嗓子说：“注意，以后你要学会控制自己，在结算的时候，让我赢的局数比你的略多！至于过程嘛，依然要保持像以前那样不着痕迹，仿佛我俩厮杀得非常激烈以及水平真的是不相伯仲，知道吗？”

江山一下愣起来，继而满脸不可思议。

卓燕神情一变，不再绷着脸，忽然灿若春花般对他笑：“江山哥你真是大好人，想不到在你猥琐龌龊的外表下竟也有一颗细腻善良的心！人家不小心被你感动了！这样吧，你说你有什么心愿，姐在你有生之年一定想办法帮你达成它以作回报！”

江山看她忽然笑起来不由呆了一呆，随后也跟着一起傻笑。

他想了想说：“我最近也没什么别的大愿望，就是你老乡吴双吧，对我的态度一直暧昧不明的。你要是真心想帮哥，就捧点干柴火到她脚底下给我点着了，烧出一把烈火来！”

卓燕坏兮兮笑起来：“你坏啊你，居然要我帮你干柴烈火！”忽然一皱眉沉思道，“不对耶，你和她都多长时间了？怎么还暧昧不明呢？正常来说你俩的娃都应该可以打酱油了！”

江山又去拍她的头：“你到底有多厚的脸皮，胡说八道都不脸红！”一边躲过卓燕的反击，他一边叹息，“女孩子的心可真难捉摸呀，我倒是觉得她挺喜欢我的，可就是不给准话，也不知道为什么。”

卓燕冲他翻个白眼：“不知道咱俩谁脸皮厚！反正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不是我！”又拍拍他肩膀郑重承诺说，“兄弟，放心，这事就交给姐吧，回头姐就去化身为你俩感情道路上的

其实他应该是有的。

只是啊，只是……

每每想起那个只是，她便总会陷进熟悉的泥淖里去。

那个泥淖里有狰狞的漩涡，既给人希望，又让人在希望背后感到绝望。

她对自己说，除非他先有女朋友，否则自己一定不找男朋友。

她对自己说，她会等他，一直地等，直到他不再犹豫，肯作出一个明确的决定。

“董成！”卓燕兴奋地叫着对方名字，“怎么是你？你好久没有现身了，还好吗？”仔细听会发现，她的声音居然隐隐在颤。

对方在电话里和她笑语相谈。

她所有心思都放在这通电话上，走路时全顺着本能在找方向，根本没有仔细去看周围环境。

只觉得这通联系实在弥足珍贵，此刻其他一切都不能与之相比。

暗中乘着承欢讨巧的心，小心翼翼地措辞应答，绞尽脑汁地想令他笑，唯恐他会早一分挂掉电话。

高中毕业以后，两个人分开到异地读书。

这段日子以来，对看不到他的生活，她以为自己已经适应得很好，可直到听见他叫她名字那一刻，她才真正明白，原来在自己内心深处，她是那样的想念他。

哪怕只是听听他的声音，她已经觉得拥有了巨大幸福。

穿过食堂前的篮球场时，她依然在全神贯注地接电话。

前一秒还在对着话筒巧笑嫣然，后一秒手机却已经脱手飞出去老远，摔在地上狠狠迸开，后盖和电池争相飞舞。

同时爆出的，还有“砰”的一声巨响，震得她两只耳朵嗡嗡直叫。

不，不只耳朵在嗡嗡叫，她整个脑子里面也全都是嗡嗡乱响的声音……

卓燕坐在地上，一时觉得又是头痛又是腿痛，然而这两处的痛即便合在一起，也没有心口那里来得更痛。

路过球场时，她没有留神，脑袋被横空飞来的篮球砸了个正着。

她一下就被冲倒在地上，水壶爆掉，开水迸溅到左腿上，右腿小腿以一种非常扭曲的角度盘坐在身下。

看着摔出去老远的手机，卓燕心里涌起一股股悲哀的感觉。

从来她只能被动地等，好不容易他给她打了电话，好不容易她可以听他的声音，对着

刚刚还在数米开外，一眨眼就晃到眼前来了，难道他会移形换影的妖术？

张一迪淡淡一笑，轻声叮嘱她：“我抱你出来，你自己小心不要撞到头！”

他一面说着，一面弯腰捞起她。

卓燕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突然被张一迪发力往上一抱，不由惊了一下，低低叫了一声：“呀！”

他力气竟似乎比几天前更大，抱起她的动作又快又干脆。

卓燕感到有股冲力迎面而来。

她立刻本能地张开手臂，迅速环上张一迪的脖子，紧紧锁住，稳住自己。

这一瞬，她离他极近极近。

下巴就卡在他肩膀上，一呼一吸全喷洒在他颈窝间。

鼻端嗅到一股不一样的味道。

区别于少女的馨香软腻，那是属于男孩子的清爽阳刚。

似乎从来没有和一个男生离得这样近过，近得她甚至能够感觉到他脖子上那根大动脉在怦怦地跳。

她忽然涨红了脸。

卓燕像被烫到一样，倏地松开手臂。

偷偷瞄一眼张君，发现他也正看向自己，且看得堪称专注，完全的目不转睛。

卓燕一下就觉得自己的脸火辣辣地烧起来。

她连忙讷讷解释：“我刚才……那个我不是故意要……真的我不是想占你便宜……”

结果越说声音越小，从头到尾的语无伦次。

张一迪嘴角隐隐像要上翘：“嗯。”

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很淡地“嗯”了一声。

卓燕却觉得更加囧，不好意思地直抓头。

旁边路阳突然咳嗽起来。

卓燕转头看她，一脸狰狞，没好气地嗔她：“好好的你又在那儿整什么景儿呢？拜托阳阳你讲点卫生好么，有痰的话就吐出来，别老在嗓子眼里来回咕噜！即便不嫌脏难道你还不嫌咸吗？”

她话音刚落，就感觉到擎着自己的手臂似乎抖动了一下。

她抬起头看。

张君的面孔倒是一派严肃。

只是在他眼底，却实在氤氲了太多笑意。

几个姑娘又搀又扶地把卓燕搬下了楼。

楼前居然站着个人。

见她们从楼里出来，那人迎过来，人走到吴双身边停下，眼神却落在卓燕身上：“小瘸子，你有福了，这次哥跟你们一起走！”

卓燕看着江山笑得颇欠揍的脸，满心愕然：“啊？”转头望望吴双，“他刚刚在说日语是不是？我怎么听不懂？”

路阳也怪声怪气：“班长，班导不是留你帮他整理资料吗？”

江山随口答一句：“等开学之前再说！”

卓燕对吴双小声说：“他学你耶！都这么热爱开学前夕！”

吴双笑一笑，帮江山解释：“别闹了！你不是腿不方便吗，早走几天，大家一起，还能照应你一下！”

卓燕拖着长声怪叫：“哦，是这样！”她对吴双挤着眼睛，贼笑兮兮，“谢谢你们啊，班长以及——班娘！”

这边一群人正在说话，那边忽然有人叫一声：“卓燕！”

大家一齐转头去看。

伸着脖子，越过眼前两颗人头，卓燕看到不远处的张一迪。

“卓燕，”他走过来，肩上背着背包，站定在她面前，微笑，“东西都收拾好了吗？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卓燕再一次错愕：“嗯，收拾好了……啊？你是要和我……一起走？”

张一迪轻轻一点头：“你的腿是因为我断的，我有责任负责照顾你回家。”

他说得云淡风轻，卓燕却变得有些莫名局促：“没事、没事！不用、不用的！多麻烦！你和我又不顺路，绕这一趟远，多折腾！你看——”她抬手指一指吴双和江山，“我们是一路的呢，没问题！而且到了站，家人就来接我了！”

她怕父母担心，始终没把断腿的事告诉家里，只说行李太多，要爸妈进站来接。

张一迪抬眼看一看吴双和江山，又看向卓燕，顺手把背包卸下来递给路阳：“麻烦你帮我拿一下，谢谢了！”转头对着卓燕，嘴角漾起一抹笑，压低了声音，“我猜你并不不好意思去破坏人家的二人世界！走吧，再磨蹭就赶不及了！”

一边说一边转身半蹲下去。

卓燕看看路阳，有些不知所措。

路阳二话不说，和小余对一对眼神后，拉着卓燕往张一迪后背上用力一扑：“真能磨蹭，多大点事啊，又不是抢你家鸡蛋！赶紧的吧！”

半推半就之下，卓燕伏在了张一迪的后背上。



卓燕敲下键盘。

卓叉叉：你给我起的名字呀？

张：嗯。

卓叉叉：根据……五子棋？

张：嗯。

卓叉叉：可是……五子棋是两个人下的！

张：对。

卓叉叉：……

卓叉叉：一字君！

张：呵呵！

卓叉叉：……

卓叉叉：二字君！

张：呵呵呵！

卓叉叉：！

张：你真有趣。

卓叉叉：呃……不如你夸我幽默吧。

卓叉叉：我说，五子棋是两个人一起玩的，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叫棋谱的名字呀？你也应该改名！

张：哦。好。

卓燕怔了怔。

这么轻易就答应下来，居然挣扎一下都不。

过一会儿，对方又与她说话。这时他的名字已经变成“张圈圈”。

张圈圈：好了。

想着张一迪平时又帅又酷的一张脸，再看看屏幕上那个无厘头的名字，卓燕再也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喷出来。

因为有了张一迪这个网友可以时不时聊聊天，这个寒假对卓燕来说，竟没有预想中那样无聊。

聊天时，她问张一迪：“对了，你跟我要那个筐，到底是干吗用啊？”

张一迪却不肯爽快地告诉她。

他吊她的胃口：“你如果能在开学前把腿伤养好，作为奖励，等开学以后我会让你亲眼目睹那只筐的用途。”

吴双已经提前走了。卓爸不放心她一个人坐火车，毕竟腿刚刚长好些，万一车上人多，提着行李被人挤到撞到什么的，旧伤复发就大大不妙了。

卓燕猛拍胸脯为父母宽心：“别担心了，我都这么大人了，没问题的！都上了大学，开学还要由老爸送到学校，哎呀，人家会笑话我是不是还没断奶啦！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嘛！”

她一直哀求，父母却始终不肯妥协。

僵持两天以后，父母稍微做出一些让步。

“想让我们别跟着，也成，那你得有个伴！”

卓燕想来想去，也想不到能和谁搭伴走。

江山和张一迪两个人，虽然能顺路，但是他们也都提早好几天就到了学校。

晚上上线，她与张一迪聊天时叹息复叹息。

张君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好一番歉疚不已。

卓叉叉：我爸爸一定要亲自送我去学校。我都这么大了，上的是大学又不是幼儿园，开学还要家长送，真讨厌。

张圈圈：呵呵！

卓叉叉：喂，同学，你不要这么开心？不许笑，我都要愁死了！

张圈圈：唔，好，不笑。

卓叉叉：（←__←）

卓叉叉：我猜你一定还在笑！

张圈圈：呵呵！

卓叉叉：>__<你看你看！

卓叉叉：为什么你们都回学校那么早？真是的，上学有那么好玩吗？你或者江山，或者吴双，你们仨只要有一个人肯晚一点走，我就得救了呀，5 5 5 5 5 5

卓叉叉：对了，你干吗回学校那么早啊？

隔好久，对话框都没有闪烁。

卓叉叉：人呢？掉线了？

卓叉叉：唔……那我也下去好啦，早点休息（→__→）明天好跟着爸爸去上学。

卓燕刚要下线，张一迪的头像却又跳动起来。

张圈圈：我在。

卓叉叉：晕，你在呀，好半天不说话。

卓叉叉：我还以为你有事走开了，正要下线呢。

她一点也没察觉到，自己正一步步陷入张一迪事先设定好的谈话中。

张一迪：卓燕

卓燕：哎？

张一迪突然喊了卓燕一声。卓燕答应着。

然后又寂静好一会儿。

张一迪：我在你们宿舍楼前打比赛的时候，好多次看到你，绕过球场就走，根本不观赛。

卓燕一下愣住。

那么多的人，那么热烈的气氛。

尖叫喧嚣的人群中，他是全场的焦点。

所有人都在盯着他看，她以为没有谁会注意到某一刻从球场旁经过的某一位路人。

不会有人注意到她的。

可是张一迪却说“我在你们宿舍楼前打比赛的时候，好多次看到你，绕过球场就走，根本不观赛”。

那么多人围在那里，他是人群注视的焦点。

而他的焦点，她无法想象，有一刻，竟会是落在匆匆经过的她的身上。

卓燕在发愣。

对方头像又跳动起来。

张一迪：所以你刚才说没有躲我，我觉得你是在撒谎。

卓燕：= __ = | | |

卓燕：无所遁形了……

卓燕：好吧，我承认，我的确在躲你……

张一迪：原因？

卓燕：呃……好吧，我直说吧，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距离，因为你有女朋友……我们走得太近的话，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哎，而且一定会传出闲话……

张一迪：卓燕！

张一迪又叫了卓燕一声。

隔着电脑屏幕，卓燕仿佛能够看到张一迪此刻神情肃然，双眉紧蹙。

她弱弱地再应一声。

卓燕：哎，我在呢，呵呵。

张一迪：难道男生和女生在一起，就一定得是那种关系吗？难道就不可以做好朋友吗？

卓燕下意识地立刻收回眼神，猛地缩一缩脖子，像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一样，恨不得把自己藏起来。

但她转念一想，自己其实什么也没做，何必心虚成这样？于是默数“一、二、三”，再次抬起眼望过去。

结果对上的，是江山充满揶揄嘲讽的眼。

他歪着嘴角，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仿佛在说：是你让我和你保持距离，到头来还偷看我，什么意思？

卓燕浑身打了个激灵，赶紧再次收好眼神。

她对路阳摆手说：“算了算了，我看江山这边，实在是……此路不通！喏，你也看到了，你瞧他刚才的表情，多讽刺我啊？阳阳你再帮我想想别人，看看还有谁学得不错？”

路阳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没有说。

她很想知道卓燕，她所谓的“讽刺”，是靠什么判断出来的？

她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江山刚刚那脸表情，明明叫做死撑的冷漠和暗藏着期待，和“讽刺”什么的，压根就不沾边。

转念想到这两个人之间其实还夹着一个吴双。三个人里，任何两个人摆在一起，她觉得自己都能看懂是怎么回事。只是这三个同时出现，她就实在参悟不透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的关系了。

连当事人都搞不利落的事情，她一个旁观者跟着搅和什么劲呢？说得多了，可能事情反而变得更加复杂。

叹口气，咽下本来想说的话，路阳拍拍卓燕肩膀，不遗余力地羞辱她：“文静妹，我非常佩服你的智商，它们是不是长在你的大肠里，每天都被你排光光了？瞧你笨的这样儿！我问你，张一迪同学，他是哪个专业的？”

卓燕想了想，忽然恍然大悟。她一拍大腿，激动地叫：“对啊！我怎么把他忘了！他学的就是设计这些那些的东东呀，这门课对他来说，简直太小菜一碟了呀！哈哈哈！就他了！啊，可爱的阳阳，你真是聪明，快来给姐姐香一个！”她一边说一边搂过路阳，不顾她挣扎，非要亲她一下。

眼看就要亲到的时候，卓燕忽然想起一件事。

于是她立刻转亲为喷，几乎是贴着路阳的脸“呸”了她一下：“你的智慧才长大肠里呢！我祝福你天天坏肚子，以极速排光光你的智慧！”

路阳闭着眼睛，狠狠运气，然后转头掐着卓燕脖子对她大声咆哮：“卓文静，你这只猪！我好心帮你出主意让你去找张一迪，你就这么对我是不是？”

她声音洪亮，教室里还没有走的同学都不约而同看向她们。

的自己笑得傻兮兮的在晃来晃去。

他没有回应她之前的话，开口间有些突兀地问：“会不会翻眼睛？”

卓燕愣了一下：“翻眼睛？”她眨眨眼，不说话，一径笑咪咪的。

忽然低下头去，窸窸窣窣一阵又忽然抬起头来，把面孔对向张一迪，笑嘻嘻地问：“你看我会不会翻眼睛？”

张一迪像是猛地被什么惊到一样，抑制不住地整个上半身骤然向后一退。不过只一瞬之后他便坐直身体，并把拳头挡在嘴巴前，剧烈地咳嗽起来。

卓燕的两只眼皮都被她翻起来，红润润的眼肉暴露在空气里，眼白被大片开发出来，眼珠还滴溜溜地转着。她的样子实在又奇怪又好笑，简直像个傻瓜小女鬼一样。

张一迪连连咳嗽着，鼻梁上的墨镜被他震得跳跃不已。

他摘了墨镜。

卓燕看得清楚，滚圆的小泪珠正从他通红的眼睛里向外涌着。他一边咳嗽一边去擦。

卓燕把自己眼皮扒拉回去，有些讪讪的，抽了抽鼻子咕哝一句：“不就翻翻眼皮嘛，要不要把你乐成这样啊？”然后歪头想一想，表情又变得有些隐隐兴奋和高深莫测起来，“我说，你这状态……其实你是迷眼睛了吧？”

张一迪还在咳嗽着，百忙中挣扎着对她点一点头：“是的！”

卓燕立刻笑得比花都灿烂，一下下拍着自己胸脯压惊似的说：“还好还好，是迷了眼睛！不然我还以为你这滚滚泪水是笑我笑的呢！”

张一迪竭力止了咳嗽，一本正经地看着她说：“左眼，是迷的！”

卓燕轮番看着他的两只眼睛，“哦”一声，有些怔。等过一会儿，她有点反应过来什么了，不由微微皱皱眉：“你的意思是……”

“右眼，的确是笑的！”张君干脆利落地回答她。

卓燕：“……”

卓燕看着张一迪，他眼底满藏着忍俊不禁。

想着他刚刚说的话，卓燕一时间竟有了一种无语凝噎的感觉……

卓燕向张一迪身边挪近一些，给他翻眼睛。

她手指灵动，一捏一掀，张一迪的眼皮已经被她轻巧翻开。

她凑近他，瞪大眼睛看着，忽然有些兴奋地叫起来：“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黑东西，乖，别怕，姐姐这就帮你吹走它！”说完一嘟嘴巴，呼呼的吁着气吹起来。

确定脏东西被自己吹走了，卓燕把张一迪眼皮翻回去。

“好了！”她拍拍手，一副大功告成的样子，坐回到刚刚的位置上，很厚脸皮地笑着

“江山是个臭鸡蛋，臭鼻子臭脸真难看！”

全场立刻“哄”一声笑爆，大家笑得七扭八歪直捶地。

那无厘头的语调，连一贯严肃的教官听了也都忍俊不禁。

卓燕一时消化不了眼前变故，愣愣地杵在那里。等回过神来，脸一下子就红了个底朝天。

她小心翼翼地向江山望过去，抬眼间，发现他正铁青着脸，凶得不能再凶地瞪着自己，恨不得掐死她一样。

卓燕被他瞪得直缩脖子。

混乱中，她看到江山开始向自己这边走过来。

卓燕立刻惊悚地吸着气，整个人陷入戒备状态。

他不是要来找她算账吧？

她睁大双眼盯着来人，两只手揪着上衣下摆悄悄地绞啊绞，吞着口水，试探地开口：

“对……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随便说一句，没想到就录下来了！我对灯发誓，那喇叭的录音功能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用，一切纯属巧合，真的！”说完喘口气，不放心地补问一句，“你……你那个……不是想揍我吧……”

江山一言不发，使劲瞪着她，一脸的恶狠狠。

瞪着瞪着，就在卓燕被他瞪得几乎快要哭出来的时候，她忽然听到他在叹气。

然后，“扑哧”一声，他居然笑了，脸上全是一副无奈的样子。

卓燕被这突然转变刺激得一愣一愣的。

看着江山笑了，她也就傻兮兮地跟着一起“嘿嘿”笑起来。

对方很懊恼地瞥了她一眼，抬手按在她头顶，隔着帽子使劲揉她的头发，恶声恶气地开口：“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真是败给你了！”

卓燕一下变得开心起来，她一边拍打江山的手，一边彻底笑开：“喂，你是不是跟我一笑泯恩仇、恢复邦交啦？”

江山盯着她，问一句：“我和你是不是恢复邦交，你很在乎吗？”

耳边听到教官已经喝令大家重新列好队形。

江山却依然站在自己面前，动也不动，等她回答。

卓燕怕他挨教官说，赶紧推他：“快回去，集合了！”从来没发现他力气这么大，她使劲推他，他却依然牢牢立在那里，纹丝不动。

她只好很快地回答他：“废话啦？怎么可能不在乎！你是猪啊，自己看不出来？我都主动道歉兼打招呼了好不好，一场冷战下来，想不到你一点都没成长，还是那么蠢啊！”

虽然被她奚落一番，可是听她说完话，他非但不生气，还终于肯抬动脚步归入队伍中。